

春秋諸傳會通

二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四

廬陵進士李廉輯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五月復烝烝冬祭也春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

見續也烝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流則怠怠則絜

志也絜也春與之志不月取其見新物薦尚鴈烝也

祭也凡烝合在夏之十月也周正紀魯事也春烝而魯之不

志也為再烝見續書也穀梁子乃曰烝冬事春與之志

不為是與周制異矣絜也春與之志不月取其見新物薦尚鴈烝也

天王使冢父來聘杜氏穀梁皆曰冢父字胡氏下聘弒逆之人而不

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

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

於王宰相為一心故歸贈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咥書名

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

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

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

附錄天子三公大夫士采地祭伯南季榮叔大夫係官氏名且字宰渠伯糾是

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絜祀也志不敬也

胡氏春秋之文有楚立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

丑烝再書而一絜

亦同周禮紀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公羊

制曰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此取協韻耳非有異也王

制義與郊特牲同祭統與郊特牲同吳氏章廬曰王

祭隊為諸侯缺一祭之說文見春秋八年七月一春

九年春紀

季姜歸于京師

左氏

行唯諸侯之書

公羊

其請成

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居也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居必以眾大設詔為之中者歸之也師為天王者天子之故從天言之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逆者言則當膠蠶逮下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得也

事之詞信二十八諸侯遂為許中問有事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曹伯襄遂會圍許恐波釋而遂與常例異者重發之宣元年楚子鄭人遂伐楚恐華夷異故重發以同之宣元八年歸父奔齊嫌入鄆嫌得同於繼事亦發之宣元八年歸父奔齊嫌入鄆嫌不受命與常例不同故發之宣元八年歸父奔齊嫌入鄆嫌故省文也

夏四月

無事書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所公羊諸侯來朝言使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諸侯之也光朝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世之道待人子則以內為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諸侯之也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義矣然攝其君繼以皮帛繼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朝聘之義矣然攝其君繼以皮帛繼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

道以事終其親者也過也也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為孝又焉得也當享而射姑嘆也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為孝又焉得也

為孝故尸子曰

夫已多乎道
曹來朝五年此王出子文朝桓之一年十五年成四年

十年春王正月

胡氏
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矣十年書王紀常

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矣十年書王紀常
也理

也理
也理
也理

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

丘弗遇

阿縣東南有桃城
公羊
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

不遇也
公羊
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

禮動起見拒有耻故諱使若會而深起公見拒深
弗遇

不遇也
公羊
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

不遇也
公羊
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

不遇也
公羊
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

不遇也
公羊
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

不遇也
公羊
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
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以衛諸侯使魯次之

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以衛諸侯使魯次之

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以衛諸侯使魯次之

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以衛諸侯使魯次之

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以衛諸侯使魯次之

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
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嘗有悖道繼
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師境上聲罪致討于
曾不能修方伯之戩戩而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
義也今春秋所以私忿小怨駐師境上聲罪致討
也哉此春秋所必誅而不聽者也故以三國為主
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以兵而
先宋而先齊也

○年成二年書戰也莊九年特書敗績者惡魯也
○列陳也此說梁傳例曰不日疑戰也則書例非魯事也
○故以陳也此說梁傳例曰不日疑戰也則書例非魯事也
○來者嚮內之辭楚屈完春秋以盟于師搖師道楚故得言
○直殘民之重輕氏曰春秋以盟于師搖師道楚故得言
○今三國以爭忿小故無詞而伐有書其則罪在
○不專罪三國特書以明之故春秋外為志乎此直
○例此說也○趙子以為春秋外為志乎此直
○非也○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此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經宋公羊者盟微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
不書經宋公羊者盟微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
志矣既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
盟故前書其爵而以奪爵示戰者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
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為略也猶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莫適為主則人自為盟而已矣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
家而參盟亦莫甚於突以自立無王甚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
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非從夏鄭莊公卒祭仲
立昭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將死亦執
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而立之九月
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祭仲封
公奔衛厲公立昭公出子忽也厲公突也祭仲祭封
人仲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氏仲名不祿行人也
祭仲氏仲名不祿行人也

者宋公也其曰人何賤之也
正罪較然矣何臣廢嫡立庶也
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夫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若曰

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
下庇其身而不上深其君今乃至於見執發紕其君而立

其非矣所立者美惡不嫌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
祭仲立之也春秋美惡不嫌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

其位貴賤之分若忽則以世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
國史能與也或曰孔子賢而書名則曰禮之節也今

謂之權衡也變而為常祭仲昭公語其變而不可與權者
重則名其君於下字其臣於上謂權常而不可與權者

其知正宋殤也祭仲足為從其恒稱而人執鄭祭仲突歸名
之矣不足出奔衛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名

鄭祭仲之命而左氏稱祭仲故穀梁子曰貪生畏死皆先
張氏君之難命也曰其知權柰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

野有之莊公死已葬通乎夫將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
人執之謂之曰已葬通乎夫將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

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祭仲不從其言
以存易亡則病然後有鄭國突可故祭仲反是

不可得也權者無所設行權於國然後有善者祭仲之
權是也舍死無權者無所設行權於國然後有善者祭仲之

害注者以行權殺祭仲以自生亡人輕君自存君不為
也注者以行權殺祭仲以自生亡人輕君自存君不為

逐君之罪於義傷教不可從要之道之失出此矣蓋經書
氏以君之罪於義傷教不可從要之道之失出此矣蓋經書

命大夫有義傷教不可從要之道之失出此矣蓋經書
所書而夫有三尊之貴王命也其是祭仲陳有女叔皆無

者皆書族諸國大夫王命也其是祭仲陳有女叔皆無
者皆書族諸國大夫王命也其是祭仲陳有女叔皆無

竊喜宋仲幾皆執他國於夫大夫敬之也得之矣歸國
買宋樂祈殺者二宮結人執行鄭魯陳濤塗衛

不齊執而殺伯晉執二行父慶如姑也穀梁執人內大夫
四齊執而殺伯晉執二行父慶如姑也穀梁執人內大夫

大夫執有罪也此行不通以已執也凡公羊人而執
以其事執也非伯討也此說而執以已執也凡公羊人而執

稱人以執也非伯討也此說而執以已執也凡公羊人而執

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公會宋公子于龜龜地。宋。公會宋公子于虛虛地。宋。

羊作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于龜龜地。宋。公會宋公子于虛虛地。宋。

伯盟于武父武父地。鄭地。丙戌衛侯晉卒

左氏

注重書丙戌無義也

穀梁

稱日決日義也

附錄

陳氏

例

丙戌

再書

日例

也

春秋

卒也

于見

於崩卒以往日之舍卒而稱日日皆大事也起則書來日再

必戰也弒君也滅國而執殺其君也則大夫也則日

之會不日會盟焉則日盟有滅焉則日侵伐不日

入之則日入潰之則日潰圍不日滅之則日即位不

而日定公夫人至不日執不日哀姜諸侯奔不日衛侯

日入不日亦日衛侯執不日胡沈蔡陳許皆甚之

宋衛陳鄭外敗不日日胡沈蔡陳許皆甚之

也非甚之也者而稱日則天變也郊廣之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

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

信也君子曰荀信不繼盟無益

也詩曰君子曰荀信不繼盟無益

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偏戰也何矣

鄭戰也其不和也於伐與戰非責也

於鄭而無厭娶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

致討故書曰伐夫宋罪固可伐矣然取其二國以立其罪者

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

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

戰于宋來戰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

也往來戰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

者師略之也一役而再見

合者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本乎交之有道忠信成而

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魯齊陳鄭之皆有賂故也今責路於鄭是以已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郟之戰以取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于嚴矣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公後地期而及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柰何從外也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

乎戰近外也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

以戰先書日圍此特外者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

外言敗績此從外者明當歸功於明之助然後能為日也

也據郎亦近此從外者明當歸功於明之助然後能為日也

池尤范故耻之燕戰稱人可言其師重今親戰故從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

我為主故得及之燕戰稱人可言其師重今親戰故從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

門之內戰民死傷及者滿主之文此經春秋知說之云龍

由內及之師也其日戰者由外言也

稱人敗稱師也其日戰者由外言也

公羊以爲宋與魯戰也其日戰者由外言也

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

於宋獨取穀而與戰蓋齊紀而鄭不地於修怨乎齊不紀懼滅亡

紀魯鄭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修怨乎齊不紀懼滅亡

不暇此以紀將兵越國助魯鄭以修怨乎齊不紀懼滅亡

陵弱此以紀將兵越國助魯鄭以修怨乎齊不紀懼滅亡

青躬之守上禮義辯喻之文猶不道加兵於齊亦固其封強

效使以守上禮義辯喻之文猶不道加兵於齊亦固其封強

侯其必有德動則相矣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隣國之諸

乎力同度德則相矣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隣國之諸

附錄

見胡氏二戰例

息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之

二言范事... 氏日兩三書敗績... 及夷是戰者不也... 崩日也敗績何氏曰... 績功也敗績何氏曰... 胡氏二戰例... 息...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之

也事

三月葬衛宣公立朔葬自內錄既為衛人戰曷為棄宣

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古戎
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
矣凡此類據事直書

夏大水注為龍門之戰死傷八年陳侯在喪稱子例僖九年宋子二年

秋七月○冬十月諸侯在喪稱子例僖九年宋子二年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鄭人來請脩好會

無冰義之好脩武何無以書溫也此夫周人湔泆陰而陽行之法當堅

胡氏按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政治舒緩之所致五

非周官凌人之也賤頌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五寒於是
乎取陰其出之也賤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也固陰五寒於是
縱馳不陽天地之所致也故事今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
四時而書法若此其察於

夏五注不書例夏五者何無聞焉爾或羨文其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鄭子人來盟鄭子人來盟

聘者率重也內不出主諸侯之尊弟以不盟也
盟者主國也來盟前定也知諸侯之尊弟以不盟也
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知諸侯之尊弟以不盟也
之盟不曰也來盟前定也知諸侯之尊弟以不盟也
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特未定也諸侯
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在二子盟特未定也諸侯

也義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災

注盛御廩倉也天所親耕以奉

何自書記災也

災

必矣觀災而新書營宮室以宗廟

而新不書常事也

災

必矣觀災而新書營宮室以宗廟

令季秋藏帝藉之

乙亥嘗

嘉穀則祭

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

也

如常事不書何以書

日猶常乎御廩災不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常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陳人伐鄭

廬門之掾傳例凡

師能左右之

日行者何行四國行宋意也

自取辱命之罪亦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隱四年莊王即位

夏四月己巳

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蔡仲專鄭伯患之

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

六月乙亥昭公入國奔罪之也○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此名者著也○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不書何也陸享曰逐君之名也○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惡其甚矣聖人之教在乎君之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而見逐其

書所逐之聖人而出於自奔為名所以取焉耳○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夫君實有國而臣之乃其位也○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事理○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矣○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能制節謹位以用其賢治以恢弘斯道守其社稷何才之至位之南面

春秋皆得以自逐之書也○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臣道而尚可待其改過自新則位不為未絕若突以庶奪

失道而尚可待其改過自新則位不為未絕若突以庶奪

正固不可為反發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

而欲殺之不可為反發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

誅故特書其○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名以故特書其○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大子之有母氏之寵鄭曼宗卿之例為君也○公羊突以禮諸侯不衛侯以名奪正也

強不從祭仲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夫之仁忘社稷

之自君鄭人亦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夫之仁忘社稷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谷注引此為胡氏其狄之何天王崩
衆衆足責故夷狄之舊有書人者旅見非邦不奔喪而相率朝
賊君之陳氏變之舊自參以年此朝拒獨貶之左氏無傳

杜注無據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左氏鄭伯而遂歸櫟人殺守櫟大夫檀

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而無義例也左氏昭公
十年傳曰楚申無宇對楚子曰鄭莊公城櫟而左氏昭公
焉使昭公不立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肖亳實殺子游齊
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由是觀之則害于國
未大必折尾也公羊櫟者何鄭之邑曷為未言爾祭仲亡矣
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未明入邑則為未言爾祭仲亡矣
忽危矣不須鄭言入國也故未明入邑則為未言爾祭仲亡矣

國之害也故獻公之子元君馬城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
蒲戚而獻公之子元君馬城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
又城櫟而獻公之子元君馬城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

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取輕強幹
弱技以於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矣於以明居重取輕強幹
不謹於禮哉春秋之意也皆張儀春來止之書突入櫟而

所以見大事衰世之義也皆張儀春來止之書突入櫟而
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
未矣而不由生也無以異特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

晉滅下陽而強此春秋之害所為簡嚴之為君者
墮費郈皆於此意也諸傳得之不合何氏曰入邑則忽知
權不須言入國此說雖近之而大何氏曰入邑則忽知

危又不須言入國此說雖近之而大何氏曰入邑則忽知
文又以為忽以此年出奔亦無據○又陳氏曰羊下
鄭突入櫟與衛侯夷儀同皆未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羊作地公

左氏曰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昭君一國之

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
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
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義兵也

非邪氏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昭君一國之
非邪氏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昭君一國之
非邪氏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昭君一國之

復歸于鄭曰以微弱厲公雖篡其知足以經四隣之援
既入于鄭曰以微弱厲公雖篡其知足以經四隣之援
於輔正終變而不與邪穀諸侯不願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
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梁所動眾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
詳書其會地而陳氏之納厲公也動眾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
後伐以譏之也陳氏之納厲公也動眾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
于其林召陵之類是也前會于其而後盟重立是也而後
張氏流魯桓宋莊丘是也前會于其而後盟重立是也而後
遂以疑而不濕火就燥之意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眾所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
左以氏之得事情也如羊以為善錄義兵觀下氏亦善
則明穀梁者獨公疑則責諸侯之疑然何曉觀此不
深餘淺會之則九國其力之強足以傳曰志不
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則著其美也蓋以
而後伐鄭之疑詞也此其地何則楚是也蔡林鄭及宣元
年蔡林伐鄭之疑詞也此其地何則楚是也蔡林鄭及宣元
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則著其美也蓋以

元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

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胡氏夏伐鄭謀伐鄭納厲公也
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胡氏夏伐鄭謀伐鄭納厲公也
制既亡伯者以意今序陳下蓋後至胡氏夏伐鄭謀伐鄭納厲公也
上後易其序是以前利誘人而趨事諸禮也豈所以至之
先乎後世有以濃賞誘人而趨事諸禮也豈所以至之
志公守正意亦如此春秋防微杜漸功以重罰沮人之
尤謹於春秋分考其所以所書意目見矣杜漸功以重罰沮人之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助篡伐正危殆之甚胡氏之禮飲也致罪之也昌為罪之
喜得全歸故致之其胡氏之禮飲也致罪之也昌為罪之
桓之正也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罪侯失國諸侯納

其構上兄亦奸惡之類其進其多皆同此桓公
所出奔又善結諸侯故皆為之及夏悉力納之此程子
而謂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及夏悉力納之此程子
魯而張氏曰鄭突為不義而莫之禁也罪侯失國諸侯納
魯而張氏曰鄭突為不義而莫之禁也罪侯失國諸侯納

冬城向因謂傳也事也至伐齊三伐鄭者五除此役外餘皆伯

張氏

則各隨本而書之耳又推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繼宣姜

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

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

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朔惠公也讒構取國公羊得衛侯朔于天子也其絕昌為絕

不書二子逐罪之也公羊得衛侯朔于天子也其絕昌為絕

穀梁

子朔之名惡也天

詳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國之宗席告朔而天子召

不發就罪也漢禮諸侯有疾自稱負茲舍地託疾而止

其發明之曰朔已立五年二疾自稱負茲舍地託疾而止

矣桓公六年文王人子突欲討而後二子不能獨逐之必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

齊侯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且盟之宣足以釋憾又朔得罪于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趙趙魯地也丙午三月四日

齊侯

盟尋慶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公羊無夏字奚

齊侯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

又何渴焉齊皆盟而來公以

穀梁

信待故不書侵伐皆陳曰戰

以內諱敗卒其可道者也為內諱其人
相公羊無夏字注者曰夏陽也此戰蓋由
公謬妄不取○又及戰故去夏以明夫不繫於
時僖二不取○又及戰故去夏以明夫不繫於
亦以爲諱公左氏以爲公不
親臨胡氏无傳未知孰是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公羊

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納

公羊

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

公羊

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

公羊

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公羊

蔡季陳有奉焉爾也胡氏道而夫者歸也其詞也蔡季之去

公羊

也公若季者劉敞所謂以去權也與權歸何不以亂力足以待

公羊

迫者也是以見實於春秋而不足與權歸何不以亂力足以待

公羊

不稱蔡季所以疑於鄭突曹赤季

公羊

羊然則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多從公

公羊

遠其禍於未然而去一悻悻以爲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

公羊

責之而得兄弟書字或稱字或稱子美之也兄弟若陳

公羊

黃楚之比陳之書名者元曰孫矣大夫之自其而歸者士

公羊

季之自陳之書名者元曰孫矣大夫之自其而歸者士

公羊

齊者比矣○又若元曰孫矣大夫之自其而歸者士

公羊

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於春與夫季子

公羊

亦無可於書字之例者主於書弟以罪衛侯而轉

公羊

美也

公羊

癸巳葬蔡桓侯

公羊

者所以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非所得而加忠

公羊

禮之實爲後世戒欲其私溢而於公志其失

蔡桓稱侯杜氏以為謬誤徐邈以為蔡季故奪其臣子辭失也皆非

及宋人衛人伐邾

張氏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案代邾並見於一年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公羊注是後夫人日御失之也天子有日官授百官于朝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穀梁注此年何氏因公羊傳獨無言朔不書日例故為立說如此非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無與字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羊丙子公薨于齊豈不沒其死乎

齊人殺彭生

公羊齊人殺彭生除之

禮何氏以為封人不能任用蔡季故奪其臣子辭失也皆非

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案代邾並見於一年見殺於齊也

而此年不見事實諸傳又無杜氏蓋臆說耳

日御不失日以

無言朔不書日例故為立說如此非也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大子自立見執於晉

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

王法不得赦也八年復書王者明君之賊雖身已沒而

三年之喪畢矣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君嗣位

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死而存沒時無古今

則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

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

通焉公謫必敗公何不言及夫其夫人外也夫

前書公与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千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夫人亦明矣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緩慢也

○葬我君桓公葬緩慢也

而討于明則天桓公也葬君在外也

矣在內者明則天桓公也葬君在外也

終續夫婦之位倫而八年喪魯國亂臣之倫而天理

聘誅不書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娶書以

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

田以結鄭而垂越之成二因宋略以立會許

有于稷之會來矣及其得志大王夔聘遠國以爲

莫已害矣孰知禍起於內惟薄哉此蓋天理之應也

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爲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

彼三傳之說亦何足以知之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四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五

莊公名同諡法勝敵克亂

莊公桓公之子母文姜桓公薨于齊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公不稱即位

而桓公為齊所殺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

隱三年

公出隱之

公出隱之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公為齊所殺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三年公出隱之

三月夫人孫子齊

夫人孫子齊

夫人孫子齊

夫人孫子齊

夫人孫子齊

夫人孫子齊

夫人孫子齊

夫人孫子齊

夫人孫子齊

夫人孫子齊

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子孫季彥
過梁小對梁相曰夫絕不為親即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
不為親也夫絕不為親即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
可謂心而擅殺也夫絕不為親即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
於春秋而擅殺也夫絕不為親即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
為以公孫然何也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
例以公孫然何也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
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何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
人錄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何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
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太公三傳文姜之孫左注則以為文姜既歸而復出
一不與祭則錄之為二說已不為同然稱姜氏左注以為
又姜宜與祭則錄之為二說已不為同然稱姜氏左注以為
致社氏設釋耳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而左氏之
傳始明要之此條公穀皆通而穀梁尤精蓋文姜
之罪上通于天為魯臣子者原先君之禍固難
嗣君夫入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大夫義而絕之
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人所制禮有等衰制服有
宣若禽獸知有母而不知妻綱人所制禮有等衰制服有
又按經書孫三有母而不知妻綱人所制禮有等衰制服有

夏單伯逆王姬

左氏

為工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天子嫁女于齊既命魯
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伯以不親昏尊卑不敵何吾大
夫之命乎天子者何也何伯以不親昏尊卑不敵何吾大
之者何使天子者何也何伯以不親昏尊卑不敵何吾大
如者內稱殺梁不可受大夫於京師也何伯以不親昏尊卑不敵何吾大
使之文稱殺梁不可受大夫於京師也何伯以不親昏尊卑不敵何吾大
使之義固不可受也胡氏單伯者君之命大夫也何伯以不親昏尊卑不敵何吾大
梁以義怨無以立人師也此
明忘親釋怨無以立人師也此

四年單伯杜氏以立人師也此
單伯如齊則曰襄仲請以王寵求昭姬故杜氏因
之且左氏經既作送王姬則單伯為王臣明矣然
謂之送則張氏曰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
侯館成之後方至魯宣得王姬以夏至而館乃秋
築哉又尹單之伐宰周公劉子之會盟亦止序諸侯
秋如尹單之伐宰周公劉子之會盟亦止序諸侯
之上未有書王臣會諸侯者春秋內魯凡上書會
字者皆魯之君大夫也又單伯如齊單伯至自

齊例推之則通春秋未有書王臣如他國者又未
有書王臣至者凡書如書至者皆內魯之文也反
覆推之皆不合故陸氏纂例從公穀定以爲魯之
命大夫而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爲號令歸
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爲號
胡氏皆從之其主左氏者只以魯無單族爲疑夫
既謂王命爲魯卿則以單伯爲周單子之族亦可
制會不可直以爲周大夫耳任氏於單伯會亦云
伯主之者諸侯尊王義其說雖未嘗不通然於
春秋之例不一也但身而閱歷八十歲此又不可
文十四年一人之身而閱歷八十歲此又不可考
其書逆而不書單伯以王姬至者張氏謂別於魯
之夫人又按王申子類傳曰禮天子使大夫監
於方伯之國魯有監國三大夫也

附錄 命大夫說 **公羊** 禮諸侯三年一貢於天子天子命與
獨專大國奉三人次 **穀梁** 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
者不名天子就其國 **張氏** 謂公孤四命也
命之者以名氏通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 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朝又

不敢逆王命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築之何
故築舍于外 **公羊** 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
則不可小寢則嫌 **公羊** 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
已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 **穀梁** 也變之外變之何
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茲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 **穀梁** 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胡氏 築之於外不當使之變之何也 **穀梁** 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共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
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有不若命固不可辭之爲正也
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不可辭之爲正也
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
方居苦塊此禮之一大變也而爲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
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而爲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
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 **穀梁** 以復讎爲
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

公羊 諸傳外不知今日之齊乃讎也左氏穀梁以築于
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讎也左氏穀梁以築于
外爲合禮是知齊之爲讎而不知讎終不可與交
則雖于外而亦非也故趙子曰與讎主昏縱在城
外豈爲禮乎 **穀梁** 春秋書築館一築
墓三築圍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書錫命**

存氏

榮叔周大夫樂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

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

則償之是胡氏春秋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

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

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王無天

證而謂非義與之春初之出以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

命之所存焉君蓋有感而莊公主王姬之昏故親魯

於此而非徒以爲譏也而寵嘉其父遣使賜之策

以錫命例三莊王錫桓公寵篡弒也故不書天王

然比之公不朝又無敵愾之功遣使錫命之非正也

范甯禮也又叔王不書天者錫桓公及聘葬成風也

此三者非義所存舊史有詳畧夫子因而弗華耳

胡氏以爲桓公以臣弒君成風以妾並嫡其事皆

公羊注取禮緯三說禮有九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

別五納陛以安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采戶以明其

得專征八鉞鉞使其體六虎賁鉞使非常七弓矢使

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財物皆所

禮典命百里不穀梁注亦九錫文而疏曰九錫與周

即九命也今按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以九錫與

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

玄馬其二也衣服玄衮也樂則軒縣也朱戶所居各一

弓矢形也酒盛以圭也鐵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拒

衮年傳曰蔽冕圭璧因其終喪入祭見而賜之車馬

獻功而錫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鉅鬯

弓矢虎賁襄公命晉文侯亦以大輅之服龍旗九旒

渠門赤旒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

服彤弓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鉞

不過如此何休范甯本得之但其所引出禮緯及
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詞不過言其大
及詩為證而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黻冕也王命士會以
黻冕是天子又考以命左傳文元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
侯即位天子賜以命莊二七年惠王使召伯
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為侯伯襄十
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表東海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厥厥茲率舅氏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
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舊敬之哉无廢朕命昭七
年衛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
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
敢忘高圉亞圉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
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
命物亦未可知也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
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
賜手詔褒美是也命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
七章賜晉惠公命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
元年又按策命晉侯為侯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
是既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
亦引九錫九命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

辛 何以書我
穀梁 為之中者
胡氏 魯主王

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
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
罪著矣春秋復難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邾

左氏 齊欲滅紀故徙其地
胡氏 邾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魯孟氏得 莊公庶兄於餘丘國名慶父

也曷為不係乎邾婁國之 **穀梁** 也其曰伐何也

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 也其曰伐何也

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 **胡氏** 曰伐何也

病矣病公子所以幾乎公也 **胡氏** 曰伐何也

得 **胡氏** 曰不當書聖人特書以慶父主亂之兵卒致慶父之

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州入祀 **胡氏** 曰伐何也

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 **胡氏** 曰伐何也

遂弑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 **胡氏** 曰伐何也

夫帥師伐國者九秋所書為 **胡氏** 曰伐何也

而書伐亦春秋特筆欲以起 **胡氏** 曰伐何也

主杜氏何休以慶父為公弟 **胡氏** 曰伐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胡氏** 曰伐何也

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 **胡氏** 曰伐何也

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胡氏** 曰伐何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 **胡氏** 曰伐何也

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 **胡氏** 曰伐何也

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 **胡氏** 曰伐何也

不能正家如其下况於國君 **胡氏** 曰伐何也

母威形以督下車馬僕從莫 **胡氏** 曰伐何也

乙酉宋公馮卒○三年春王正月 **胡氏** 曰伐何也

也 **胡氏** 曰伐何也

乎 **胡氏** 曰伐何也

谷 **胡氏** 曰伐何也

故杜預放公子翬例釋之不知何所據也考之三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則據世本中記以爲衛朔朔背叛出奔天子黔牟何休則據范氏則以爲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與師而立公子留然則黔牟與留雖未天子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新立寢苦枕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仇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無見也餘心哉左氏疾之說固得之惜乎注者之無見也

夏四月葬宋莊王○五月葬桓公

乃葬故蓋改葬也胡氏諸侯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天事孰有大於葬天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桓王之葬公羊用緯書感精符說以爲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周人榮奢改葬桓王之應其說不經穀梁又引或說以爲周人卻尸以求諸侯之會葬劉氏張氏亦主之然非人情也公穀又曰天子志

崩不志葬亦非也穀梁曰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亦非其釋天子之義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主三台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歸注也此雖無關於春秋之義而數語尤精先儒亦取之故記焉又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莊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葬者桓莊三年立其年即有周鄭交惡之事而祭取温之麥成周之禾矣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以支我宗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六年鄭伯朝周而王又不禮焉八年魏公忌父始作鄆劉焉邠之年鄭人假王命以討宋十一年王又取鄆劉焉邠之年鄭人鄭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矣故桓五年有縞葛之敗七年而齊鄭犒伐盟向王廷盟向之民於郊雖畿內之地亦不能保矣十年又爲魯父伐虢是又助臣伐君何以示其下故自紂后聘魯外皆無見於經傳者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王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黑欲弑莊王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肱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懼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故及繫此觀之豈非王室有子儀黑有之亂乎此王室事不經見附于此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鄆紀邑在齊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賢也何賢乎紀季魯子曰

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推言入者難之者以存先祖之也

詞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也故見之難入鄆紀之邑也

鄆事齊也入者內非受也紀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

深觀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假幸以鄆事齊

庶胤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齊

受人之邑而城人國故於義不可受也

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賊今季不

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賤也諸侯兄弟弟則書

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書名則非賤也諸侯兄弟弟則書

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伯不能伐屈已事

天下列無道強眾相陵天子不紀侯之命矣伯不能伐屈已事

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

者所以無貶乎入之者難詞也

叛然疑於宋魚石邾庶其

也書春秋書地以地出奔者邾庶其

其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矣書大夫黑肱是

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不書名所以別於二邑叛

也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

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

使與可謂之知權亦可如耳故紀季之喪則謂之不

可與微子適之周例論也餘見蔡季下

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蔡叔紀季蔡季皆國

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

冬公次于滑地書次之始滑鄭伯會鄭伯謀紀故也鄭

再宿為信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次止也宿為舍

過信為次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

不能也意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

亂之書也其說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乃鼓

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之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如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書次者三此年次滑書公八年次郎書師三十年
次戌不書公不書師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
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于
齊救郕而郕卒不免師出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
者不以救予公也書救則疑於聶北雍榆矣餘見八年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也魯魯其

齊侯所以國享者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儀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

三月紀伯姬卒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天子

得諸侯夫人者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蘇轍曰子儀也桓十五年

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傳瑕殺子

儀而國則遇于垂者鄭突與儀衛術與鄭有二年突使傳瑕殺子

也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則君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

所入以寡術之出以突儀刺雖國人所立而突術在焉非

君所以為不幸而後於此者春秋莫適可也皆不設其耳

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傳皆垂之遇三

紀侯大去其國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

賢而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

子而齊侯大之者志倉廩之竭也謂之大者不使小人加乎君

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天子以爭國為土地人儀章器物

為大焉委之而夫無貶歎曰有國土疆承先而祖之祭祀義

莫重焉委之而夫無貶歎曰有國土疆承先而祖之祭祀義

以養人之所害大亦去而弗去以斯二道言義之祭祀義

爾然則擬諸大市紀侯去國日可以無二道言義之祭祀義

不爭而故書叔姬歸鄫而不錄紀侯之不名不與其去而

矣陳氏諸侯去國恒書奔此不以奔罪加紀侯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以

不得免焉迂邢郡紀侯之罪齊也如綫也紀侯庶幾有諱焉

又不得免焉迂邢郡紀侯之罪齊也如綫也紀侯庶幾有諱焉

其國未紀之自亡與人之亡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

則齊亡也

矣陳氏諸侯去國恒書奔此不以奔罪加紀侯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以

不得免焉迂邢郡紀侯之罪齊也如綫也紀侯庶幾有諱焉

又不得免焉迂邢郡紀侯之罪齊也如綫也紀侯庶幾有諱焉

其國未紀之自亡與人之亡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

則齊亡也

矣陳氏諸侯去國恒書奔此不以奔罪加紀侯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以

不得免焉迂邢郡紀侯之罪齊也如綫也紀侯庶幾有諱焉

又不得免焉迂邢郡紀侯之罪齊也如綫也紀侯庶幾有諱焉

其國未紀之自亡與人之亡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

則齊亡也

矣陳氏諸侯去國恒書奔此不以奔罪加紀侯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以

不得免焉迂邢郡紀侯之罪齊也如綫也紀侯庶幾有諱焉

又不得免焉迂邢郡紀侯之罪齊也如綫也紀侯庶幾有諱焉

其國未紀之自亡與人之亡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

則齊亡也

矣陳氏諸侯去國恒書奔此不以奔罪加紀侯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以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夫稱人葬之而目其君者何隱爾不書葬此何去其國也

禮人葬之而目其君者何隱爾不書葬此何去其國也

其夫人在殯而著其罪何也然後齊公逐紀侯使去國雖

禮也而為殯者其罪何也然後齊公逐紀侯使去國雖

齊侯賤之也或曰於惡其詐也如之也而可以存季似

義葬伯姬似也或曰於惡其詐也如之也而可以存季似

與紀叔姬宋如皆閔之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失禮也

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

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譏於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

雖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
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
所讎而卑公也何為甲公不
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之符是志親釋怨非人子矣夫
下主乎民一為乾天為父上主
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
人為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為齊侯胡氏從公穀餘已見桓
四年以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无礼義盛其車服
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曰汶水湯湯行人
彭彭魯道有湯齊子至是如齊彭彭者多貌也曰汶水湯湯行人
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彭彭者多貌也曰汶水湯湯行人

秋邾黎來朝
邾黎來朝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黎氏後數
從命為諸侯發附庸王命以為小邾子後數
倪未能以尊周空王命以為小邾子後數
也其名何微國也

小邾子蓋於此已
能自進於禮矣
襄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五此年及禧七
曰滕薛即吾役也其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
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
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
公納惠也
左氏
此伐衛

也曷為不言納
衛侯朔辟王也
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餘
命也
同穀

而公會伐書人陳氏以莊二十六年伐徐例通之
而曰公會伐書人陳氏以莊二十六年伐徐例通之
齊國佐始恐難從

五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左氏
王人子突者何微者
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後稱字
救衛王人子突者何微者
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後稱字

也貴則其稱一人何繫諸一人也冒為繫諸人王人耳
在岱陰齊特立還以自納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
兵伐天子故為王者還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卒不能救遂為
天笑王人卑者不稱名貴也善救衛也明氏人王

微者子突字也朔也其下使至微超罪固大夫之例而書字者
褒救衛也朔治其兄使於死而廢之可也又籍諸侯
諸侯莫得命而治也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賤之稱人王諸
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是議之必若此言是春秋而委諸
子弟使無成功故書子突以王議之必若此言是春秋而委諸
自足論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其行亦不從如祝爾矣幸其下乎突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其行亦不從如祝爾矣幸其下乎突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其行亦不從如祝爾矣幸其下乎突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其行亦不從如祝爾矣幸其下乎突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其行亦不從如祝爾矣幸其下乎突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其行亦不從如祝爾矣幸其下乎突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其行亦不從如祝爾矣幸其下乎突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其行亦不從如祝爾矣幸其下乎突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其行亦不從如祝爾矣幸其下乎突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其行亦不從如祝爾矣幸其下乎突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事故雖秋王師之出而合司馬之九伐之法者惟上
氏曰王若朝天子而後書之則特書字盟洮洮不遇
奉命而下也但序公侯之義事則以尊王命耳至於
泉之而王人左氏以為王虎則本非下士但春秋
二書三始於王則救者善則於吳之救陳胡氏例曰
凡書救者皆善則於吳之救陳胡氏例曰
後王命不書必行於天此說亦微情皆
恤患之餘次救至以救等例見後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夏衛侯左公入放職乃即位於君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
為不渡矣夫能之固不技者必強於本末而後立焉書人
其本不謀矣夫能之固不技者必強於本末而後立焉書人
告也逆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

致名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
得也逆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
告也逆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
國也逆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
其本不謀矣夫能之固不技者必強於本末而後立焉書人
為不渡矣夫能之固不技者必強於本末而後立焉書人
其本不謀矣夫能之固不技者必強於本末而後立焉書人
告也逆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

也事不致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
無難矣而書八者逆王官之微逆詞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
也事不致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
也事不致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
也事不致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
也事不致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
也事不致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
也事不致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朔也

也况殺其兄又逆土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
至而春秋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
之情見矣

也獨衛侯皆與奔其復也皆初入夷儀不稱子忽衛侯鄭
曰也獨衛侯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書即
而位立景公也逐陽乞而陽生迎陽生與洩立黜宣之殺
秋以陳乞君茶而陽生書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則
朔獨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則
正又當以君命為辱

附錄

至公羊例

公羊例

其本會之時即國家有危故重錄至會是也如伐鄭盟
服兵將復用鄭兵是也此謂公與鄭盟也

已盟出會盟得地不致意無功致者無功致者無功致者
會盟出會盟得地不致意無功致者無功致者無功致者
以離會也言會故意也

螿○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左氏

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人來歸衛俘

公羊

齊人來歸衛俘

公羊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人來歸衛俘

穀梁

齊人來歸衛俘

穀梁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人來歸衛俘

春秋

齊人來歸衛俘

春秋經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

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人來歸衛俘

穀梁

齊人來歸衛俘

穀梁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人來歸衛俘

春秋

齊人來歸衛俘

春秋經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

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人來歸衛俘

穀梁

齊人來歸衛俘

穀梁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人來歸衛俘

春秋

齊人來歸衛俘

春秋經傳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人來歸衛俘

於衛情倖書來歸肯惡於齊也重丘之盟書同
以同類當倖似與違倖字義
相類當倖似與違倖字義

附錄

左氏寶玉

左氏

昭十三年楚靈王謂令尹子革
昔我先王能辨與呂級王孫
我分我獨無有齊王鬻也
與分我獨無有齊王鬻也
無分我獨無有齊王鬻也
無分我獨無有齊王鬻也

華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分我獨無有齊王鬻也
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康王四國皆分我獨無有齊王鬻也
晉及魯謂晉籍談曰楚是無分我獨無有齊王鬻也
年景王謂晉籍談曰楚是無分我獨無有齊王鬻也
與其大弘闕鞞之甲唐叔受之以大處參墟定四年衛
祝封父之繁弱備物典策百司大器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績篋旃旗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
姑洗三昭者皆叔也而有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地防魯

穀梁

也齊志

穀梁

會婦非正也

會婦非正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

見之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如雨者雨也非雨也
恒公羊作賈昔
恒公羊作賈昔
恒公羊作賈昔
恒公羊作賈昔

穀梁

恒公羊作賈昔
恒公羊作賈昔
恒公羊作賈昔
恒公羊作賈昔

而也星落而中者數多皆記異也
日也以知夜之不脩春秋曰雨者雨也非雨也
謂之星如雨不脩春秋曰雨者雨也非雨也
曰星者天之常宿何諸侯之象周四月即夏二月皆參伐也
注之宿當見參宿西威主斬艾斷割狼注南方主持衡
平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主斬艾斷割狼注南方主持衡
星反者旁心見其虛危斗房之心天子明堂虛
危齊分其後齊桓行伯陽谷之會王明堂虛
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
其時則夜中矣著於下言見其中也失變而錄
上謂之隕也此解經不復言見其中也失變而錄
隕星者如感也此解經不復言見其中也失變而錄
衆命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此解經不復言見其中也失變而錄
拒王命後此者廢絕威主斬艾斷割狼注南方主持衡
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主斬艾斷割狼注南方主持衡
中亦有星隕之異而威主斬艾斷割狼注南方主持衡
蕩秋謹於天之象至矣五侯擢推之象著矣漢成帝末始
春秋謹於天之象至矣五侯擢推之象著矣漢成帝末始
蓋星則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隕字有先後之異者

墮而後見也

秋大水無麥苗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今五月周

種故曰不害可更。公。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今五月周

苗同大時也。水。麥。胡氏。書無苗何以待無麥然後及五稼之高下水

亡而無日矣。春秋所以謹天之也。國之。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

大無麥禾者謹天用也。胡氏。防魯地穀齊地初會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亦遠。胡氏。于糶地穀齊地初會

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亦。遠。胡氏。于糶地穀齊地初會

文十七年齊會于穀也。杜氏。以此年及莊二十三年之遇

有管仲井士自侵齊至此今城中。亦。此。胡氏。以此年及莊二十三年之遇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言及者汲汲之詞。若此時已出師其間更無所待。即下

文及者汲汲之詞。若此時已出師其間更無所待。即下

致之深。是以託實侯也。以。穀。侯。次。止。也。胡氏。師用大眾曰

伐而次者。有整文慎戰之意。其善之也。遂伐楚次于

匡。是也。救者。有整文慎戰之意。其善之也。遂伐楚次于

于郎。以待陳于雍。是也。侯而次者。有無名忘動之意。次于

而次。于郎。以待陳于雍。是也。侯而次者。有無名忘動之意。次于

之深。也。陳氏。此。以。待。之。也。若。是。曾。非。義。事。於。隣。曰。國。而。陳。蔡。將。過。我。意。次。于

之也。春。秋。書。內。外。之。次。十。二。胡。氏。故。一。之。會。齊。皆

公。仲。孫。滑。二。年。師。次。成。可。入。伐。而。次。之。例。莊。十。年。元

年。仲。孫。滑。二。年。師。次。成。可。入。伐。而。次。之。例。莊。十。年。元

楚。蔡。次。次。厥。貉。齊。衛。次。次。五。氏。垂。葭。蘧。蔡。也。胡。氏。例。明

氏。矣。獨。次。及。之。則。啖。子。說。可。取。也。有。分。別。而。胡。氏。例。明

甲午治兵

出也。曷。祠。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何

久也。曷。祠。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何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五

身者死所謂其便者變私暱逢君之惡者與大夫臣孔父仇牧以	秋重之禍矣按左氏法有特書其不紛如經何也如費等	親屬而封同姓必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室強道必有寵愛	族睦周而封同姓必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室強道必有寵愛	公孫著其有故於年母異於他弟施及書於子之禮秩不稱適	此亂本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書於子之禮秩不稱適	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書於子之禮秩不稱適	知使也特寵而無知也何罪乎不以其子之衣服禮秩不稱適	公也特寵而無知也何罪乎不以其子之衣服禮秩不稱適	兄庶吾召君使于門中石遂殺之君以國氏	管夷吾召君使于門中石遂殺之君以國氏	叔牙曰君使于門中石遂殺之君以國氏	見公闕之足于門中石遂殺之君以國氏	出闕之足于門中石遂殺之君以國氏	之費曰我徒費弗得鞭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陽于公而	誅履於徒費弗得鞭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陽于公而	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曰彭生也齊侯怒曰	姑勞遂田于具丘人立而啼公懼曰彭生也齊侯怒曰	如適襄公絀之二人生因豕從者曰公于彭生也齊侯怒曰	之母弟曰絀之二人生因豕從者曰公于彭生也齊侯怒曰	謾傳在氏而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許故謀而往曰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小六伐桓渠桓哀黨平強
 世伯年衛之彌十然合生石
 積規而矣弒以四為於始門
 累模柳四年天假年三是於
 之畧又年理討而國之伐資
 餘定隆矣滅絕莊元許是叔
 九威雖禍矣五年而遷初猶
 台之振乎滿之驗卒五郟都
 之盛乎滿之驗卒五郟都
 夫殊俗九矣桓公襲
 豈九矣桓公襲
 其自桓公襲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

初公孫無知虐于

左氏

稱人以

罪也 **國**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殺有

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左氏

齊無君也

左氏

齊大夫得敵於公

蓋欲迎子糾也來者 **左氏** 公曷為與齊大夫盟齊無君

非大夫盟也故不稱名然 **左氏** 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

大夫盟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奔官子糾奔魯齊迎子

糾欲立之魯不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 **左氏** 迎子

公不伐齊大夫制在公矣當君可納而不納也 **左氏** 春

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任其盟外大夫所

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無君要當有任其盟外大夫所

言齊無君故大夫不名 **左氏** 繫於齊而不繫大夫之名

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也 **左氏** 有

曰以德報怨甚乎父母之仁而以譏之也 **左氏** 怨也

圖其後嗣也 **左氏** 有父母之仁而以譏之也 **左氏** 怨也

何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怨 **左氏** 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

詞雖同然於齊無君而書齊大夫非賤之盟書晉公大夫其

位大夫趙盾然齊無君而書齊大夫非賤之盟書晉公大夫其

也談大夫之後至然乃杜氏所以見趙盾之專可知其書公會雖

當納趙子程子疑杜氏以說為不當納子糾三傳皆以此為

齊無知糾小程子疑杜氏以說為不當納子糾三傳皆以此為

襄公無知糾小程子疑杜氏以說為不當納子糾三傳皆以此為

罪明定以證之而終以糾為兄故亦以糾為不當立之魯納

後糾不書子糾小程子疑杜氏以說為不當納子糾三傳皆以此為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子左氏作 **左氏** 子糾桓公自

得先入又出二公子各有一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

言氏當國也其糾何入辭也其言伐之君前臣名也言納者猶未國

也惡之也讓公存出亡入齊人殺無知之而迎弒襄公也大夫出奔反以

者然者糾不當立也受而強致之稱入者糾難詞糾不書穀子

弟又未嘗為出見殺也史稱小白長其管蔡以安周齊桓何殺其

稱公以反國是糾承上糾則當立故管仲桓為從義而聖

勇人稱之此諸匹夫匹婦之諒也傷故管仲桓為從義而聖

書惟以子糾為兄故於糾不書子糾之義皆鑿也

伐戰與晉之弗克納異糾捷苗以庶孽書納蒯聩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地乾時名齊

齊襄公

八月

庚申

及齊師

戰于乾時

我

于下稱公道是公敗諱之也

乎大國為使微者公也

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者則曷為不言復讎也

為榮也胡氏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

也何以其國不言公敗之也

謀定其國則不為復讎也

以復讎之罪是故諱公切著明矣

詳見桓十年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

鮑叔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其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實召忽死之管仲請於高俛使相

桓公中帶鉤故曰鮑叔乘勝進軍志在生得管仲射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也公從之桓公曰鮑叔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冬浚洙

左氏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浚洙水名在魯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齊師伐我公

于長勺公將鼓之劓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鼓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穀梁 言不日疑戰也而戰以詐相襲勝內也

胡氏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相襲勝內也

內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不陳善陳者無罪焉何以此所謂敵敗加之

於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無罪焉何以此所謂敵敗加之

告之詞而強場又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衰矣而

况兵刃相接又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衰矣而

已亂者之道寡怨之

方王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書始侵

公羊

宋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

公侵之故謹而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

其文疑妄也

附錄

伐公羊例

言圍城不言例

三月宋人遷宿

公羊

宋強遷之邢取其

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各其血

刃曰戰以兵守城曰圍得而取

不復見也

則無復見也

類之胡氏

安猶宅或恐沈干眾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危即

怨語傷和氣里不測然有隱乎肆行莫顧

其不仁甚矣凡書不測然有隱乎肆行莫顧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公羊

郎公于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

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

于乘丘齊

師乃還

公羊 能敗之故言次也

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而言次也明
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此至於近邑賴能速
勝以強內云爾陳次止也畏我也胡齊宋輕率大衆
報復之強心誠一有罪也捷而積四隣之忿謀奉入他境肆其
國去矣偷得其事勝者陳未集也外師未合諸侯宿師而
不以其理交譏之者陳其言次何師以桓公之圖伯桓
公將以誡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郵會不至諸侯宿師而
志於魯心於魯是書次伯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書齊宋次焉即於是以志齊伯之心猶有晉也於從齊是
周也難於此焉從楚是知人心猶有晉也於從齊是人心猶
往之矣齊一子所變至於魯魯一變晉也於從齊是人心猶
至於道孔子之志魯始於子糾之圖伯桓也故胡氏發明於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侯
荆者楚也何州名也
荆者楚也何州名也
荆者楚也何州名也
荆者楚也何州名也

蔡侯哀止而見于陳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
蔡侯哀止而見于陳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

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九
月楚敗蔡於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者楚也何州名也何爲謂之
獲人子夷狄之獲也何爲謂之
聖人立以絕之何爲謂之
以名也絕之何爲謂之
也蔡侯之獲也何爲謂之
蔡侯之獲也何爲謂之
若矣國君死社稷也何爲謂之
是矣國君死社稷也何爲謂之
人爲國君死社稷也何爲謂之
身爲國君死社稷也何爲謂之
名爲國君死社稷也何爲謂之
者欲使國君死社稷也何爲謂之
長守富貴無危之君戰戰兢兢
隨不書敗於始書之申也
侯不書敗於始書之申也
君言以歸則滅國是始書之申也

臣無以謀其暴於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其
臣無以謀其暴於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其

附錄

羊

左氏

全

胡氏

胡氏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諸侯皆賀譚譚子又不至冬齊師滅譚也譚無禮也譚子奔莒不名蓋無罪也
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死社稷無祀書爵乎已無信也書責不出
為義蓋未絕也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
其可乎齊師絕也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
滅之也然則齊師絕也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
溫之也然則齊師絕也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
名之也然則齊師絕也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

吳伐徐徐子死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
後於強扶弱又責其書法如首亂罪以言微桓公則滅國
自強於仰為善也故此若為桓公以首亂罪以言微桓公則滅國
宿未可於言善也故此若為桓公以首亂罪以言微桓公則滅國
自強於仰為善也故此若為桓公以首亂罪以言微桓公則滅國
際之禍不接迹於天下為春秋之也

王伯夷夏消長之一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
於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強於南魯蔡皆文昭之親
而所遇如此春秋者則以爲王道消而夷狄長也
成而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消而夷狄長也
故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消而夷狄長也
書之天無中國楚為之也又於此年消而夷狄長也
夫姓人始信四年書楚子始信二子始信二十一年
侯屈服始信四年書楚子始信二子始信二十一年
有以歸服始信四年書楚子始信二子始信二十一年

1101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魯

宋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其內事不言戰率敗之也宋萬之獲也薄之敗諸鄆不其大者其再成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

亦困於兵矣

附錄

宋三惟此書九師敵未陳曰敗其師皆陳之曰戰大

秋宋大水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

既而君憂拜命之何不弔對曰宋孫其與乎言懼而名禮

因乎而書曰公也記災也外災不書外此何以後也書王胡氏也凡外災告則書外此何以後也書王胡氏也凡外災告則書外

四國同災許人救急之義則告為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

隱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

冬王姬歸于齊

齊侯來逆共

同詞乎曰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述大以諸侯下嫁

雖何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治而大夫士庶人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李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節守

義以終婦道故係之紀賢也

昭吾女也失國喜得之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爾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殺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氏乘立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搏

弗敬之遇大病之秋宋萬殺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奔蕭公子御統奔毫南宮牛猛獲圍毫蕭叔大夫心及戴
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子游于宋
立桓公御統及者何累也舍孔父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
御說此何以書賢也何累也舍孔父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
矣萬嘗與莊公戰獲于莊公與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
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
曰甚矣魯侯之反為大夫於宋與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
虜爾萬怒搏之萬納其腹公矜此婦人如其言而遇之此
門手不而此強禦之精誠也誠之滿也宋君故見殺臣及
可謂不而此強禦之精誠也誠之滿也宋君故見殺臣及
及君不也仇難其於今仇牧也宋君故見殺臣及
死殺君而大忍夫死於其難仇牧也宋君故見殺臣及
於殺君而大忍夫死於其難仇牧也宋君故見殺臣及
仇殺君而大忍夫死於其難仇牧也宋君故見殺臣及
事也亦足謂之難而強禦之精誠也宋君故見殺臣及
賊亦足謂之難而強禦之精誠也宋君故見殺臣及
夫審事物之求利焉而逃難者重之何殺其名無益哉
也大事督亦死於難而逃難者重之何殺其名無益哉
伯死於難亦死於難而逃難者重之何殺其名無益哉
子糾之難亦死於難而逃難者重之何殺其名無益哉
子糾之難亦死於難而逃難者重之何殺其名無益哉
子糾之難亦死於難而逃難者重之何殺其名無益哉

亡之君子不以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
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私仇也雖勿死焉得而勿死聖
人之政而弗見以不臣也若私仇也雖勿死焉得而勿死聖
人書而弗見以不臣也若私仇也雖勿死焉得而勿死聖
不書而弗見以不臣也若私仇也雖勿死焉得而勿死聖
弁行然莫有省而棄其利猶士也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
也合孔父為書字疑公鼓先君死之說亦通蓋考傳皆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可失天下之惡也惡於宋而謀也保衛於我保之何補得
而失天下之惡也惡於宋而謀也保衛於我保之何補得
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謀也保衛於我保之何補得
裏之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謀也保衛於我保之何補得
不書陳人殺萬而葬之宋公人皆醢之陳人曷為不
以萬為賊而納刑也又受宋公人皆醢之陳人曷為不
與賊為黨之罪而特書萬出奔陳而使婦人飲之酒而謀也
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特書萬出奔陳而使婦人飲之酒而謀也
亂成而懼

三十五始於宋萬
經書外大夫出奔
亂成而懼

亂成而懼
三十五始於宋萬
經書外大夫出奔
亂成而懼

亂成而懼
三十五始於宋萬
經書外大夫出奔
亂成而懼

亂成而懼
三十五始於宋萬
經書外大夫出奔
亂成而懼

亂成而懼
三十五始於宋萬
經書外大夫出奔
亂成而懼

亂成而懼
三十五始於宋萬
經書外大夫出奔
亂成而懼

亂成而懼
三十五始於宋萬
經書外大夫出奔
亂成而懼

亂成而懼
三十五始於宋萬
經書外大夫出奔
亂成而懼

亂成而懼
三十五始於宋萬
經書外大夫出奔
亂成而懼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邾人會于北杏

穀梁作以中宋亂也宋有弑君

齊人故為此會也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鄉故使微

者是齊侯宋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之何疑焉桓公非受命

也伯也將以事授之者曰何也始疑之何乎未乎率人眾之詞

命是未得正命授之者曰何也始疑之何乎未乎率人眾之詞

自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由以伯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

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此而

爲之者故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此而

無君矣故四國稱天子無方伯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

子之乎上無天子之可也諸侯能會諸侯也與桓公而免

也或曰桓公始言衆與之遂得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而免

侯故曰桓公始言衆與之遂得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而免

齊師宋師而獨稱人言衆與之遂得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而免

相類東遷以心來會與伯事恐伯諸侯未諭桓之大夫聽命於邢而立

行天類東遷以心來會與伯事恐伯諸侯未諭桓之大夫聽命於邢而立

父矣桓公入國已四年因宋有弑君之亂首惡方誅嗣

君新立合諸侯定宋亂陳蔡邾並來受命天之日而齊卒矣

如新立合諸侯定宋亂陳蔡邾並來受命天之日而齊卒矣

討之則不勞矣然桓公苟能於宗之不待君之日而齊卒矣

以書見桓公春秋始伯書侯有三北杏獨書齊侯於二於北杏發予

齊侯以蓋說陳復人宋則非胡伯事之始矣然曹皆不子

宋公春秋始伯書侯有三北杏獨書齊侯於二於北杏發予

齊侯以蓋說陳復人宋則非胡伯事之始矣然曹皆不子

齊侯以蓋說陳復人宋則非胡伯事之始矣然曹皆不子

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
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
左氏於桓公事
多累故具于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

北古之會遂人不至

遂

者桓公

行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文功未足矣除惡

微國曰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

也仁者莫之忍為見城而書滅者亡國之善詞天下之民

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曰興滅者繼絕世天下之民

歸心焉今乃滅人微者爾九書滅者不再貶而惡已見

滅遂其稱人微者爾九書滅者不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也其不曰易也其易奈何此莊公將會于柯也

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進曰

當請其君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進曰

壇曹子不圖欵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請汶

陽之田管子曰盟曹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請汶

與之盟管子曰盟曹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請汶

遂成焉伯功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野同盟于

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

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桓大

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

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子熒會伐衛同圍戚納

桓公糾合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志親之王乃欲修怨

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

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

襄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仲尼所書柯之盟

莊當其身而釋怨耶魯

秋七月

○冬

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

今

野

及

盟于柯始

何也其不曰易也其易奈何此莊公將會于柯也

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進曰

壇曹子不圖欵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請汶

陽之田管子曰盟曹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請汶

與之盟管子曰盟曹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請汶

遂成焉伯功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野同盟于

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

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桓大

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

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子熒會伐衛同圍戚納

桓公糾合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志親之王乃欲修怨

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

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

襄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仲尼所書柯之盟

莊當其身而釋怨耶魯

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指小利以收

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蓋魯自長勺乘丘之盟以

國勢稍振齊不敢以待譚遂之術待魯而多威於

公

信

曰

君

升

城

請

汶

下

數

不

欺

公

不

諱

公

事

此

事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氏曹人代宋

謂無又... 左氏文公六年晉史駢曰前志有... 之敵惠敵然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胡氏本此... 背北杏之會諸侯代宋其稱人者將甲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賊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賤齊稱人誤矣

胡氏說本程子程子曰管仲為政自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未嘗強致也考之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一連為一鄉有良人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帥簡便矣故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程子說本此又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鄭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賤之文也餘若宣元年二國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賤之文也伐許宣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賤例

夏單伯會伐宋

者總衆... 而後者功薄從不義而後者惡義兵... 國之辭也... 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已成也... 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謀伐鄭而欲求罷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書者主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 張氏魯自盟柯已平干齊而命上卿率師往... 會示從伯之意... 列諸國之伐也然後林會... 蓋後會之文也公穀是

秋七月荆入蔡

生皆教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入蔡氏亦足見蔡自通鄰之後非但不為綢繆庸戶之

計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身虜國破是時齊桓之業
未成楚熊賁橫行淮漢浸及中國今又與兵以說婦人
故特書以兩
者其罪也

蔡為周室宗盟之長適於楚而常受楚禍中國
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木之後齊之盟曾蔡不復
與矣蔡之始錄于經則會卿以懼楚終錄于經則
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見于經曰敗蔡終封于經
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侵以敗蔡終封于經
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於和舉之戰吳操中
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端皆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左氏會于鄆宋

齊桓脩伯卒平宋亂宋人從服欲歸
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
以為伯故復同
張氏宋公親會曾卿始與為衣
會于此以謀之
張氏會而齊北略定矣

宿于邢丘會伯王及列國其餘若公孫教會晉侯
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
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仇尊出位左氏例以為
內大夫可會外侯非也雖齊桓初伯得魯為重
不以單伯為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以單伯為

甲然他日開權臣之
專未必不始於此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復會

始霸
張氏復同會也
張氏為欲推
張氏左氏謂齊始伯指
魯未信服自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
判蓋齊伯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張氏文姜不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

文姜之意齊桓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文姜
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伯業而不之拒也文姜
鑑覆車之徹豈未聞桓公絕之義也伯業而不之拒也文姜
下不為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伐郕
左氏諸侯謂宋伐郕邾附

伐
左氏宋主兵故序齊上屯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
邾次宋主兵故序齊上屯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
郕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
年同明于幽天下與

鄭人侵宋
始此
張氏諸侯伐郕鄭人
張氏晉二鄆之會反

鄭人侵宋始此
張氏諸侯伐郕鄭人
張氏晉二鄆之會反

蓋始於此

納左厲公八年殺公以去去年自擦原繁曰子儀殺子儀而
四年矣皆以官爵召君者庸非貳乎公之子儀在位八
人若此皆以觀之則忽而勸死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也
齊桓若不為明大義告諸侯而公之罪而多也
之豈不為伯業之義哉不此厲公之顧首於二野之
會及其反覆乎於幽既成又以此宋故為詞亦何足以
而旋有鄭乎於幽既成又以此宋故為詞亦何足以

附錄

考為非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先儒或以易之也然
不依其書之稱曰侵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先儒或以易之也然
曰依其書之稱曰侵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先儒或以易之也然
國而名曰行師曰侵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先儒或以易之也然
也境名曰行師曰侵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先儒或以易之也然
也境名曰行師曰侵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先儒或以易之也然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書楚會諸族伐鄭二始襄二十
伯主之輕重焉又經書荆伐鄭二始此而終春秋為
而南之樞紐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
渭左洛右齊主寄帑於魏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
伯主之輕重焉又經書荆伐鄭二始此而終春秋為
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書楚會諸族伐鄭二始襄二十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為善
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為善
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為善

敬

同

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內外察一疑之也

事推之可乎今于此杏諸侯俱疑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

謂諸侯也至二十七年齊否會不書公以諸侯同齊疑焉同信為察

公實與之而經不言公者外內諸侯同齊疑也然則之盟書公

者彼要齊歸田非事齊之公也此盟欲推齊為伯與其尊

事以之故經不言胡公也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叛

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

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

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公之失春秋以諱

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諸侯果以桓為讎曷不於柯之盟

諱之也諸侯初生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夫

也一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齊桓之曰同盟而聽

主一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齊桓之曰同盟而聽

於一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齊桓之曰同盟而聽

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也

下知有齊桓而巳矣內不言公諱之後天

幽經書同盟十六齊桓伯二此年幽二景伯五年盟

十二年清丘十七年厲伯二成十五年成五年成七年

九年是也晉悼伯四成十八昭各一襄二雞澤九年

一平其反覆而稱同者除于蒲毫城此惡其稱同者

有也其餘皆可入同欲之例矣穀梁有二例曰同尊

外也同外楚也除二幽為尊周外其餘皆可入同尊

周也同外楚也除二幽為尊周外其餘皆可入同尊

楚之例矣但本不可清丘斷道為皆美故二幽馬陵

于威雞澤雖可衰而清丘斷道為皆美故二幽馬陵

謂打干戲雖無貶而重丘平丘亦書同此公羊所

三說皆通齊當參考為是然伯事漸衰也則揚士

同書同者獨齊伯之方始晉伯之漸衰也則揚士

勛所謂邵陵首止之後楚不取爭衰大齊桓不復

言同及楚人強盛中國畏之每命同盟詳心外楚

其說亦有理由是言之則晉文之不書同亦於親

矣劉氏以同盟為毅同之則晉文之不書同亦於親

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

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張氏因同盟之

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侯既授以事而伯業定因

之意桓公至是以諸侯既授以事而伯業定因

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之業定因

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而善惡則各繫其事

焉劉氏說胡氏鉅不取然亦是一說也但施之清
丘大夫之盟有不合耳餘見新城及毫北下

又說左氏經文會不言公者三此年幽及僖十九
年齊二十九年翟泉也杜氏以幽與齊皆微者獨

翟泉為諱公穀梁以此會為去公以著於于齊為
內之甲者翟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

三家之異如此啖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
子以此會為諱與胡氏盟于齊翟泉皆諱公與大夫

盟則三會皆公與也胡氏以齊翟泉皆諱公與大夫
為諱與楚盟翟泉為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

與也陳氏以為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
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

本旨則公本與盟但說皆可通穀梁疑之說據其
而說者以為魯疑而不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

邾子克卒

左氏

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蓋穀梁也其曰附齊而

命進其爵

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則天子猶有黜
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羊

左氏

始伯鄭朝也

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夫皆稱人以執賤之稱
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

道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鄭大夫叔詹也
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言杜鄭詹說左氏是公穀皆以詹為倭人為此無據之
非公羊又以稱人為賤之穀梁又以稱人為倭人為此無據之

卒為後敗故其受倭其說出緯文謬妄不取餘
見濤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

左氏

遂因氏領氏工妻氏須遂氏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有遂也存遂奈何為不言遂
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

也狎敵**胡氏**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
同力也夫以士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

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此理足為強而不

之戒弱者可也
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義曰逃也
罪雖死可也
逃者匹夫之事苟免節守死以解國

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
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
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伯同盟于幽而魯
首叛盟受其通逃觀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陳侯逃歸也

陳侯逃歸也君臣同詞皆匹夫之事也然宣十七年

冬多麋

感也言多
以多為異
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
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
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
朔必食天子之食是以前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
虧傷之憂是以知其夜食也此禮記玉藻文

夏公追戎于濟西

國治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為中國也
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也言我遠來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之也
也言我遠來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之也

必大有徒眾來
其必未雨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
也言我遠來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之也

秋有蚤

形骸不可見象魯為鄭賤
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
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佃曰盛陰物也康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閏其

母下不忠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此惡氣之應其說
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魯史成經而麟出于野
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
之應欲人之慎所感也

十五年有鸚鵡來巢公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
生非自
外來也

冬十月○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

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推事之宜去其本
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往媵之
之好故冬
各來伐
不書此大夫受命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此其言遂何
聘禮之大夫受命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此其言遂何
則專之可也
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幽之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
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
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
也辟要盟也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媵禮人之輕者也盟國
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媵禮人之輕者也盟國
其不曰數渝惡之也魯使公子結為盟則盟不則止
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禮人之輕者也盟國
此行有胡氏
盟國之大事也夫輒與焉是齊侯伯主宋公王之重者
也禮者不失已亦大夫與焉是齊侯伯主宋公王之重者
書公而曰媵陳人之婦其已失重以人冠之招也齊宋書爵
而曰遂其輕以失人安也遂者其重以失人冠之招也齊宋書爵
命不受詞出以境有宜從社稷利國家則專聘禮之大夫受
本有此命得國以便宜安社稷利國家則專聘禮之大夫受
行私雖有利論國家安社稷利國家則專聘禮之大夫受
司當以禮命論國家安社稷利國家則專聘禮之大夫受
旨春秋之

魯大夫書遂始於此信三十年公之專固漸然
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八鄆大夫之專固漸然
盟聘而專尤可也兵事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字
又有專事兩事生事之殊要之皆不直遂也公羊
以為善穀梁以為為魯
實使之皆非經旨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八陳人伐我西鄙

以受敵詞曰伐其稱人將畢師少也結九與二國盟則其來
 在何能為魯始伯責魯不共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其或
 外而權其國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身
 吳伐我書齊伐我十穀梁說也占伐我三邾伐我三
 我齊國書伐我皆書不書鄙者胡氏各有說又齊之
 伐魯雖由公于結之不共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
 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之謀恐
 公羊亦得之但公于結又重齊之忿耳

春秋 諸傳會通卷之六



